

艺苑风景

“活化”泥书传承

万丽君 刘莎荷

以勺为笔，以泥为墨，随着手腕灵活转动，勺中的黄泥缓慢流出，一个凹凸有致的“福”字逐渐在木板上成形。位于长沙市的雨花非遗馆内，正在制作泥书牌匾的刘上四，吸引了不少人好奇的目光。

以泥书制作而成的匾牌，因用料特殊和工艺繁杂，持续百年依旧光泽动人。今年64岁的刘上四，是泥书技艺的第六代传人，2016年被评为长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虽年岁渐长，刘上四却从未停止传承泥书的脚步，他不断创新泥书的表现形式，让泥书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生于湖南邵东农村的刘上四，18岁开始学习泥书制作技艺。特制的木板上，铁勺如毛笔般灵活，只需几分钟，刘上四便能完成一个以黄泥写成的字。不仅如此，他还能在楷书、隶书、行书、草书等字体间任意转换，笔势雄健洒脱，甚至比常人用笔写出的还好看。

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刘上四以泥为墨，运笔更难控制，是天分，更是苦心钻研的结果。为了让泥书字体更加多样，刘上四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书法练习，40多年从未间断过。

“这泥不是普通的泥，是用泥土、糯米粉、瓦灰、瓷粉与桐油、生漆、鱼膘胶等调和而成。这样做出的黄泥结构力强，能使字凸出，长时间保留而不脱落。”刘上四介绍，泥书的原材料都取自湖南本地，制作工艺也很复杂。

泥土要用水澄过，取最细腻的一层；瓷粉要用陶器磨制；桐油要用火熬过。桐油的调配比例也很重要，配多了泥书容易变形，配少了则会开裂。配好的黄泥要尽快使用，分层后就只能扔掉。

“做一块四字牌匾，大概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刘上四说，首先要将原木板拼接成牌匾雏形，接着调制黄泥，用勺子堆字。刷完上述步骤，等黄泥变干，再给字体盖生漆、贴金箔、刷桐油，“这样做出的牌匾敲打不坏，百年不腐，永葆光泽”。

泥书牌匾以前只立于大户人家的堂屋、宗族的祠堂或官府赏赐给有特殊贡献的人家，之后主要用来做祖宗的神位、匾、铺面招牌等，融入了百姓生活。十几年前，随着祠堂的减少，激光打字、3D打印等技术的发展，泥书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刘上四也处境艰难。

长沙市雨花区非遗馆创始人郭存勇得知泥书传承的困境后，邀请刘上四来非遗馆从事泥书创作。在非遗馆，有政府免除租金等政策支持，刘上四成立了工艺品商行。但由于泥书知名度不高，销售市场始终难以打开。根据木板原料的优劣，一个泥书作品的价格几十、上千元不等，算上原材料和制作周期，利润很低。“目前知道泥书的人太少，一年也只能卖出十几个作品，勉强维生。”不同于谈起泥书制作技艺时的眉飞色舞，说起泥书的市场发展，刘上四颇有些无奈。

“感兴趣的少，真正专心来做的少。”刘上四说，目前已经教授了四五十个徒弟，但真正精通泥书的不足5人，愿意全职做泥书的更是没有。“泥书工艺繁杂，做起来辛苦，还需要一定的书法天分。现在需要写匾的少了，年轻人很难靠泥书养家糊口。”

为了让泥书技艺传承下去，刘上四尽力探寻泥书的各种表现形式，提升泥书的知名度，拓展销路。在非遗馆里，刘上四开设了泥书体验课程，帮助普通人了解这项传统手工艺。他还将词赋诗文书法和堆雕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起来，制作的匾额既有凝练传神的内容，又能欣赏雄健俊逸的书法，增加了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刘上四说：“即使到八九十岁，我也会继续制作泥书，让更多人接触和学习泥书技艺，将这传统手工艺传承下去。”

翰墨飘香

书法，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

陈雄威

记得小时候，长辈们经常叮嘱“字是敲门砖”，要把字写好，而生活中几乎人人都在说“字如其人”“字为心画”。每个中国人，都会不自觉地对字写得好的人加印象分，一听到书法二字都会不自觉地与品位联系起来，更不用说书法爱好者看到心仪书法时的心旷神怡、如沐春风。

书法是几千年里中国人独有的精神食粮，书法的灵性，藏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书法的灵性，首先来源于文字的灵气。《淮南子·本经训》说：“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穷天之变，仰望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我们的文字多象形，很多字都是先人以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为基础，运用智慧设计出的线条结构。每个字从古至今的演变，都凝结了天地人的精华和灵气。

书法将文字的灵气更生动直观地展现在人面前，感通心灵，触动灵魂。书法的灵性，附着于中国人的境界。中华文明能够不灭不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字与境界的双重传承。中国人信仰的是和与雅。天地人和、大雅宏达代表了中国人做人的最高境界、审美的最高品位，更代表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最高灵性。而书法的结体、行气、章法、布局，无一不讲求敬正相生、虚实均衡、融会贯通、格调精神，这正是中国人追求的境界——“和与雅”。

书法的灵性，凝结着生命的感悟和创造。书法家鄒福初说：“书法是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宣泄和精神创造。”正是因为有丰富的情感和创造，书法的创作凝结着书者对生命的情感和感悟，凝结着书者对艺术的理解和创造。就像《文字论》中所说：“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

从高品质的书法作品，我们可以感悟书者的精神世界，并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产生共鸣。好的书法，是书写者和品书者共同的灵感顿悟和精神升华。

书法的灵性藏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这种灵性总有一刻会觉醒，而这一刻，再早都不嫌早，再迟都不嫌迟。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

影视风云

《共产党人刘少奇》 从文献到史诗

处理很讲究、很到位、很传神；创作班底的艺术表达很精湛、很经典；这让《共产党人刘少奇》的艺术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党政人物拍得故事化

刘少奇是一个“高大上”的党政人物，可敬爱，难可亲近，有震撼力，难有吸引力，这是文献史诗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文献性能够让刘少奇这个人呈现历史真实，让围绕刘少奇的历史真相显著展示；史诗性能够让刘少奇的生平业绩风范体现出历史的规律和特点、社会运动的大气磅礴和史诗品格。而电视剧的性质，则能够通过形象的展示和表演，让刘少奇其人其事再现于当代。但是，这还不能简单地解决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感人、动人、吸引人的问题。观众必须从电视剧故事化的情景、情境、情节、细节中感受党史事件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感受党史人物的性格魅力、人性光辉、胆略过人之处、风范照人之处。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的主创团队，数年磨一剑，使《共产党人刘少奇》不仅是共产党人的教科书，而且是共产党人的传奇中国故事，焕发美感，打动观众。比如：安源路矿大罢工是刘少奇平生第一次革命斗争壮举，从党史研究、学术探讨的角度，这一段史实是清楚的，但要让广大观众从电视剧中欣赏并认可这一点，非通过故事化的手段

才能实现。观众评价这部电视剧“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激情创造”，积极认可并高度评价。

把革命主题拍得生活化

《共产党人刘少奇》聚焦的是党史人物，描写的党史故事，距今时代久远。要让今天的观众理解当年前辈的斗争，受到深刻的教育，得到心灵的感动，就必须把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结合起来，引起当代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的共鸣。作为一个主要从事党务、政工的革命家、理论家，刘少奇一生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国内斗争、国际斗争。电视剧要反映好这些斗争特点和革命主题，就必须把它生活化，让它们渗透在刘少奇的言行举止、学习工作、生活细节之中，让观众能够了解、接受、欣赏，而不让观众产生厌恶感、生疏感。《共产党人刘少奇》是大题材，又处处充满生活气息，洋溢着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人情味、生活味，能够上通天线，下接地气。特别是本剧时间跨度大，延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个时期政治运动不断、社会生活极度政治化，如何让今天的观众顺理成章地进入到那些特定时代发生的特定情境中，理解、了解特定的人和事，就必须通过生活化的情节、细节，来调动今天观众的心情和关注度。

(作者系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艺录

刘云

只愿为灵魂筑造房子

在我动手创作作品前，思考得最多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我要传递一种信息，我传递的信息要让人们看得明白，要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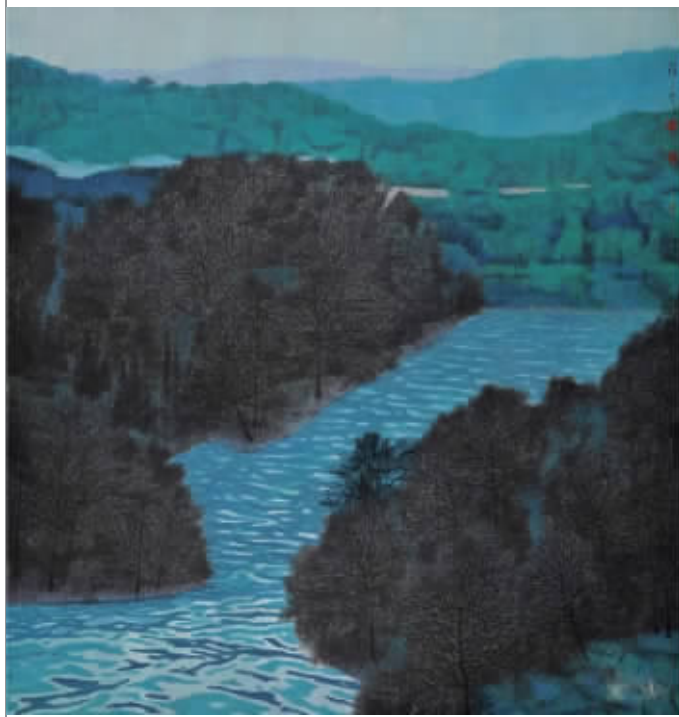
我的画面是二维平面构成。我认为二维平面构成是中国艺术最具特点的一种艺术形式。这个构成不是刻意制造的，这种构成的形成，可能与我的内涵、与我的气质、与我思考的问题有关系。比如，原来我创作油画，那个时候就是讲究二维，讲究平面构成，到现在的山水画创作，实际在我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是一脉相承的。油画创作就一直是采用二维构成的平面，中国画里我所追求的静穆之美，在艺术的层面是一脉相承的。

我画彩墨的时候，画面中的房子都没有窗户。我画面中的房子不是给人住的，是人的精神居所。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在画中传递哲学的信息，传递东方的色彩等等，我只是想传递我最真切的内心情感。我的创作所传递的东西，骨子里是中国的，是东方的，是传统的。

当我想表现我所表现的对象时，我对传统笔墨就赋予了一种情感或是一种心境。在技术上，完全根据我想要和需要表现的对象来进行表现。也就是说，树不一定非得那样勾，水也不一定就得那样描。所以，每一幅作品都不可能似曾相识。因为，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不羡慕那些拿起笔“啪、啪”几下，一张、两张画就出来了的画家，感觉那种创作比较程式化。

当我面对一张白纸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要怎么去画。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多。所以，大家在看我的作品时会发现，我的笔墨是我个人的。绘画创作中我没有受到来自于传统笔墨固定的程式标准，或来自于其他被推崇画家们的影响，完全是根据自己内心赋予我所想要表现对象的一种需要。我的作品总感觉有新的东西，或是与其他画家不一样的创作，这都来源于我对笔墨传承的思考，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

我常常面对眼前的山水景色进入冥思、静思、不可言的状态。那眼前的山水景色已不再是眼前的山水景色，一念之间能游大千世界，而这世界的制造者，就是我自己，所以眼前山水景色已是精神可游、可居、可望的世界。



刘云作品《云淡水平烟树簇》



刘谦戏剧漫画作品《群借华》。

艺路跋涉

诗书归田园

蔡世平

邹正出生于湖南岳阳农村，高中肄业，先以书法和书法批评作为业内熟悉，曾任《中国书画报》“书法批评·热点观察”栏目学术主持人、北京“燕山书谭”学术主持人，2014年回归乡村，过起了乡居隐逸生活。每天散散步、种种菜，研习书法，晴耕雨读，自得其乐。

当然，邹正的回归不是一个时代、一个人的乡村回归。更早的时候，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老家带阳自耕自食，饮酒赋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陶渊明不仅开创了“田园诗”，确立了田园诗的艺术标高，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士人建构了一个隐士灵魂的精神家园。

邹真正意义上的旧体诗写作是在乡居岁月。他的书法作品，大都用的是自己创作的诗句。他回归了“田园”，诗也回归了“田园”。现在邹正写诗有了生活地基，有了肥沃土壤，诗也就生长出葱茏。因此，他的乡村四季诗意盎然：春天里“喜看田园枝叶吐，细观村落锦花开”（《春日感怀》）；夏天里“才观稻浪起，又见鸟儿飞”（《夏日》）；秋天里“倚窗哀冷月，近树戏黄莺”（《秋》）；冬天里“落日孤村老树寒，叶黄水绿草枯残”（《乡村冬景》）……

草稿芦枯独树沙，远闻犬吠少人家。
一钩抛入洞庭水，钓出肥鱼起浪花。
——《洞庭湖垂钓》

城中尘埃滚，乡邑自逍遥。
田野青蛙叫，竹林红叶飘。
灯明常夜读，月下独吹箫。
泼墨狂飞舞，心湖胜海潮。

——《夏夜》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中，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子民，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有的是看得见的，更多的是看不见的，它就藏在黄土地里，藏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应该珍视它、唤醒它。

文人、艺术家的真正回归乡村，是一个“隐者”行为。中国的隐逸之道，被古人传为美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的这一思想成为后世文人处世立身的法则。儒家的独善其身与老庄的清静无为相互影响、渗透，奠定了中国士人隐逸的精神思想；又因了陶渊明的历史标高，后来的文人乡居，社会对他已经有了一种文化期待。因此，邹正的田园诗创作是有时代价值的。

田园诗是在乡村泥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它有大地颜色和泥土的芳香。作为一个从京都回乡的书法家、诗人，我们有理由期待邹正的书法和田园诗创作走得更高更远。走笔至此，禁不住吟上一首邹正的《田园问答》：

问余何意佳？心远种桑麻。
垂钓烟波里，归来带晚霞。